

医生

阿乙

医生的鬼魂骚扰整个村庄。但是巨大的恐怖其实由人心引起，他们害怕，只要有点风就吓坏了。自从杀了医生，他们就觉得因果必来，很久时间没人管这事让他们不安。几个月后，当第一个警察走进乡村，他们才感到踏实。他们既觉得应该逮捕人，又本能地觉得不会。他们看着警察浑然不知地走进他们。每个人都出了一份力，在杀死医生时。

他们将医生杀得不成样子。

在一次问诊时，医生和少女建立类似于邪教的关系。长着大理石脸庞、深邃眼窝和洁白牙齿的他将听诊器贴到少女胸上，说“不抽烟的”，然后转过头来，对少女说：“不要紧的。”寡言少语的他就说了这么四个字，便拥有了无限的支配权，可以命令她做任何事。但他不这样，他矜持、冷漠。有时怕得罪对方，才挤出笑容或客套话。一切的主动在于信徒。少女在医生喝了她家一碗水后，不许家人碰那只碗，将它供奉在床头；医生的袜子露出一只洞，她心里便永记他白皙的脚踝，整个冬天都在打毛线袜子，打了很多，送不到对方手里——当别人想要穿时，她羞愤地要去死。

她终于死掉了。

在医生无意做出一个冷淡的动作后，她明白掉彼此间的关系。她知道他宽厚的手永远不可能抚摸她的乳房，就像朝圣者跋涉千里，被神一脚踢翻。她自杀了，留下一封信，欲言又止，欲止又言，终于越说越开，进入谵妄状态。在信里：医生和少女亲吻、拥抱、不穿衣服行走在雪地、交媾。医生绝情、背叛、伟大、冷漠、温和。

一个医生让一个姑娘喝了农药，同时还救不活她。因此村民处死医生。

填补医生空缺的会计的儿子，吊儿郎当，被县城卫校开除，连自己的感冒也治不好。人们在他身上建立不起崇拜、迷信，不能拜倒在他的权威之下，得到他的保佑。从此，村里人看病要去几十里外的县里。有些人宁死不去。

医生是在一个大风之夜来到村庄的。他说他能治疗他们肚子里的虫，以此换取到定居的资格，由此也背负起由无尽期望带来的风险。村庄一直没死过人，但在医生死掉一个儿子后，死亡像阴影笼着它。

他不能责怪那些一起游泳的小孩。他搬走的消息传出来，但一直没走。直到他的第二个儿子长大可以读书了，他还是背着医疗箱像知识分子走在田野。他就像一块冰拒绝了少女的诱惑，灿烂而遥远地走在南方暖和的村庄。有一天这个儿子也死掉了，应该是疯子掐死的。没什么能解除这种悲伤。因此当疯子被放回来后，就死在水泥桥上。因为洪水冲刷，桥是歪斜的。疯子吊在桥板上，赤身裸体。村庄没有任何反应，那只是一个疯子，由阎王爷寄托在这里的虱子。

两个月后，在少女喝农药死掉后，人们谋杀了医生。医生的房子开始长出青苔，青蛙在里边跳跃。没有人给他和他两个儿子上香。

医生第一次出现在村庄时，背上背着一个孩儿，手里牵着一个孩儿。一个睡熟了，一个困死了。这个鳏夫找到这个距最近的卫生所有四十里的地方。他冷峻而理性地走进村长家。这是冷峻和理性这两个词，第一次出现在村庄。